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3/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二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劉子威集五十二卷(二)

〔明〕劉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劉子威集五十二卷(二)

〔明〕劉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子威集三

十二卷》提要

劉子威集卷之七

長洲劉鳳子威撰

七

七稱

敦處先生履躬素之德含漢淵之鑒迪踐高貌

服常懷寬淡泊何營與世之異獨道無悶叶眠見切

居不離井畝而超然自遠閑允翕舌聲敢不聞

悅慕殊課叶芻德切於時深夏之燠怡解舒縱蕩適

渙漫祖楊終日無敢請間游道公子聞而銳意

劉子威集卷之七

往焉先生恂容和釋歡而進之公子遂稱曰始

吾有猜於衷今見先生瞿瞿邈邈措已泰閒神

無不燕志何肆展叶舉焉切然意者久安則體需緩

抑積則意詭逆莊持甚者拘局之患生放佚過

者溺喪之情汨泯泯膠膠陷幽是休矜意戍沒

寂無所暱矯非厲愆虛有陵軼剛邁自遐統不

得恤接對希寡未離一室裡露何簡幾於怠佚

先生其殆未然乎先生謹謝曰若子所言固幽

遁之貞行矯跡之孤蹈然何至此也公子又進

而請曰道直者無籍於譽稱聞已者不期於忤俗。然動靜之宜是出於性。替之於張非已所最。故運度則有屈伸四時之令。隨適而篤者也。故載逸豫之興者名之。覺廢之耻。懷荻室之安者。謂之幽禁之士。廉利鑿裁者有齒至之鄙。稜嶮侵急者虞劇折之邇。弛心誕謾者將壬邪之俟。今縱不樂喧囂之習。近厭縮亂之干意。方羊事表俛仰容裔。四體窳惰。精髓溢髓。結脉底滯。潔清為名。動有所繫。獨可稿枯嚴整。僻刺乖戾。拂達人情。離絕於世。何不通方博喻。廣所覽存。延引寬綽。理不一門。變湮浥之衷。濟濡淪之玩。挺膠固之執。快當年於耳目。窮娛恣以媮樂。諒亦無急於茲日矣。先生曰。唯唯。子何箴之切而浚予詰也。必若可以誨我於大道者。請敬承而勿失。

公子曰。今去湫陘就高抒。深所格漱之谿百丈。而懸瀉帶以迴巖壁。絕斗入以騰跨。霑霽淫溢。淅瀝若化。霏霏靡靡。翩飄倏乍散。若飛霧絕若。

遊塵詭狀。百千搏搏而交下。上則碧慮琅玕。瑤樹珍木。蔽翳奄薄。隱隱沉沉。微有隙罅。此固當暑而更淒。曦皜之所不灼。自失其為炎夏者也。於是構壑疏檐。抗鬱為舍。檻以層楹。侈以觀榭。洞壑朗煥。潛室徊還。叶胡洑乎湫乎。洳乎洳乎。傳於陰岸。石氣朝嚴。寒映沁射。枕憩軒廡。因崖為藉。深去聲風穴之澶漫。液飛泉之漱淅。颯悠然而來。御叶魚斯已。骨稟而氣競。爽清而神暇。縹緲締之颺颺。折輕素而聊蕢。方晝而涼尤宜。中夜飛甍昔屏。巖巖鬱鬱。次靜天縹而虛謝。警鵲鳴於井杪。託河漢以遙借。邃宵莫從。寬然自獲。叶胡濯沐天淵。晞髮太華。於是向風而歌。曰。超曠蕩兮。竭來歸。身無羽翼兮。胡能奮飛。下臨無地兮。安所依。此亦希世之遊。而清夏之至適也。子亦起而往觀乎。先生曰。煩歎之迫。鬱悞之刻。私所厭數。然僻陋在野。却立遁循。亦何力以及此也。公子曰。畢弋之事。網罟之屬。納於藪陸。造於原麓。時與夫莊辛之倫。渭上之叟。操綸挈竿。置筍。

古沃賤賤無定燿光相逐朝朝暮暮非一而足
衆色隱絢沙汨皆燭若若巖坻抵而奔觸爛若
靈霞興而綠縹震若宇宙翻而濺沃靚地輪之
官深焉數跨之僭局若其踰波跳沫靜然復出
淪漣活潑困法湟滴速飄風欬响滌鼓怒以洪
疾飛颯礪以激天淬漣摧而翠律殫析木以大
陵播礪石以碎歷灑霄極之搖抗駭逸浪以顛
踣迨中流之相擊乃見洲嶼出沒駭獸停峙礪
礪龍提威震切平魔歸嶺岸渺漭續紛旖旎隨

劉子威集

卷七

七

波勢以嶢嶢嶮游瀾之彌瀾故總其爲山七十
有二信嶢突乎靈嶠之嶢嶢錯礪也又滇滇溶
溶若合若散固谷壑之崑崙漫瀆瀆漾也狀蓬
瀛之碣起何崖隙之湊湧絕津茨之屹嶮遠可
得其彷彿峽明月以奔溜落泉陽之無嚮包山
抗其崇深注震澤之深廣誠列仙之所廬混漫
汗而可想望縹緲之未分懟孤蹇於峯上香雲
氣之結絡蒼雲霧之莽蒼環以消夏露露靈靈
欄谷蕭邃莫釐之岑林屋壇洞邈不可尋毛公

升舉而賸遺彈玄夷探策而留玉軼徒蓋入淵切
底之窮幽憚濤聲之礪礪金庭入通越祠迂怪
玄關石閭靈跡冥昧切莫獨光氣時見聆若嘆
噫切百神繁其往來南疑紛而倚待是以荒
阻窮奧迢若域外高邈蓬世陵扶傲睨拂俗之
士恒甘心於蛻駕盤桓以逸邁追鴟夷之絕往
餐浮涼以沆瀣乘青翰與吳榜恣相汎之所解
擊汰洄水之湘湘忽若凌風而一快欬杪秋
之遙夕心惆悵而緝繹斯固浩遠恢肆博大之
觀也一與子洋洋於阡陌乎先生曰吾左滄海

劉子威集

卷七

七

而右五湖乘桴亂流朝夕冀之然願有俟也
公子曰揖讓周旋是生敬恭叔孫起朝儀徐襄
爲頌容故音容俛仰物有其衷爾爾諮詒詒於
禮宗於是觀於少儀以逮爲邦切悲弟子之職
冠昏而崇諷日廟門素鞞臨事闕中闕外有司
端筮戒賓前期亦象之眠三日乃宿二者同出
爰始陳服玄黃雜裳篋以六物冠缺煩組纓切
琅卷幘非古今不可望正纓卒醺惟昨是饗切

良乃自下達隆於作始墨乘有袞交盟贊洗親
入說繫良席北止庖禮遂降宵衣爲誓先生曰
善哉子之言禮也吾乃今知不可復用也

公子曰未也是儀也非禮也享覲禘郊措之廟
朝其數難知類象實渚若夫邦君會同殷聘是
微叶勝切載幣受書光國用寵叶廢切叔氏世行游

古之朋叶蒲切嫺於辭命用謀能終束帛之間干
鹵則從博辨知物禮加彌尊叶祖切大合諸侯其
良咸在於觀禮庸基於怠州黎所不能規夾

劉子威集

卷七

人

谷所不能駭朝而爭承日中不解牛耳之蒞誰
則不殆狡禍衷甲意怒百倍干譟齊盟張矜姜
隗長我九伯未之有改命則不姦孰余敢給庶
哉美匡和協以待此謂惟禮可以寧邦國緝四
海有威而可昭從容宴豆而措光彩者也吾將
假靈於先生以寵光之乎先生曰禮之可以爲
人國固也若交聘之使乘車之會叔世之大夫
乃始有競心而不敦非盛王之事走實不佞無
能宣其辭今以知四國爲也

公子曰游俠之雄豪賢之風叶廢切名聲若日光
譽薄天壺士若已代舍宿賓叶卑切於是歸之如
流水人人自謂得所甄舉以角歌拔以鈇彈叶徒切

公從車乘千上客若林叶徒切操挈領要主約爲
謀從合衡連伏軾所至交譽其賢爭發重使擁
婦郊迎叶女切願爲昆弟不敢常貺叶虛切千金取

酒十日宴饗叶虛切故其舉足偏重聲咳成雷去
則虞削來則忻恢故一有所出賢於十萬之師
一失其意閉關十年而不敢外窺使馮喜燭過

劉子威集

卷七

九

貌辨李庇杜赫仲連之屬往來持說爲通其契
赤章唐姑檮里公孫上地之徒幾俟爲覆以私
其議因變若化不測所誘御之飛箠揣稱之掎
間蠱而抵捷又何秘先生曰危矣其深計也若
是者私威烈矣亦安所至

公子曰信小節者不能舉大名不忍小耻者無
顯榮顯有所爲陰匿其情絕甘勸分算器諄輕
大者焉取豈無攘搶叶如切圖刷耻汗與構輸平
廣爲道穴我獨得政叶諸切驕旅起貴寓寄成城

開闢由已權壓位傾豈與夫猶念齷齪溝瀆自
到死名立枯寧賢於生此固詭道微遇依阿當
世而得顯名厚實也子豈無意乎先生曰親不
軌之行仰貪禍之徒走既謝能於簡練用不敢
願於陰符

公子曰乘權柄政載盛居寵勢出日寶超顯踰
竦肅則霜厲喜則春溫蟬聯赫奕祿在其門游
龍驂驥流水雕軒爾其居則連櫪反宇瓊扇鉤
窓洞房峽榭藍田璧缸林慄慄怵怵殷殷泔泔厭

劉子威集

卷七

十

突覩之嚴闕就遶臺之愷宣綢緋雲容吳紵編
鮮臨水曲宴沃飫醢煎調熬甘滑滅鼎膏膾常
珍焉貴時膳旨新滋液馨烈炮炙鵠鷄魚俎膾
辟用蓼以淳之純鵬鵠雁鱗蕩擊犢唇為軒憲
若縷毫以櫟薑陽樸招搖土之華英叶下玄山
之禾槩巢自香危露沮水甘菓沙棠重醴五齊
東飲清涼選以承意蕙落桑於是疎賓既退
獨延親昵弛佩裳服簪珥出曼容命姣媚婢目
進二八侍玳瑁翠綵籍籍排排娉娉喬喬娛光

綽態膚澤理臆宜睇善睠靡顏秀穉從薰服載

畢正引歌采菖詠白苧應歸昌中律呂雜巴

渝激流楚選淮南按盤舞柔縱翩飄目不得聘

奏節迴風之唱流連綠水之選揚翠翰之迅輕

耀金稱之婉僊陸離續繡騰歷獨爾妍袂斜擲

鬱撓嘔覲變彼麗姿逞舉妖詖纖穠異態百變

千轉姸脩曲華綬爛淫衍將絕更續抑而復顯

倏似秋葍驚以颺卷颺杳徊翔綵燦開展低昂

中度軒若鏈縶紫蜀芙蓉橫生綺踐出芳蓼榮

劉子威集

卷七

十一

紛剪不辨天矯微送一何倏倏窄步似驚宛弱
以淺故其疎體倒擗環旋縈紆亭亭涎涎靈靈
悞悞若初月流波蕩漾空曲澹淡有無徃而無
轉呼而無聲又若風曳雪拽擗擗忽忽娛於圖
娛姝姝流艷淋漓浥而不濡調陽文之仄宮競
四上之出氣曲未卒而復亂入捷獵之急綴奄
若霧華泛影嫋綽約以迢遞映若崇蘭淹露煙
空濛而掩洩駭逸宕之洞心忽泮散以敏利輕
腰呈眩以如組徊徨欲審而未諦促赴節之九

瀾尤繁麗而婉嫵。此仕而得意富貴者之所爲。蕩耳娛視。愉肆自快也。子亦姑與人同欲乎。先生曰。耽聲味之嗜。縱汰流之失。誇讌游之奢。竊寵私之渥。此君子之所耻。誠不能數數。

公子曰。黃帝清冷之臺。四絕其階基。化人之所。翔翕若上之所上排。美切步橫九垓以徑往。據青冥之何倪。故燕齊海上。方道祕奇。銜於神怪。興作靈祠。望氣見物。通天受釐。人自謂得形解。消化之術。超惚恍而升赫曦。遊遨乎神明之舍。千

劉子集

卷七

三

秋萬歲以爲期。友安期於瑤之圃。與日月而齊所觀。喟度世之無窮。豈延益假於含吐。飄飄極迅征於六漠。恣所往而不可以指數。是以秦漢之君。忘黃屋之貴。屈雄心以用事。願仙去而自甘。俯人俗如嬰累。向白雲而獨就。其求之不憚財力。防幽渺而無不探。行萬里以冀遇。望蓬萊方丈於溟渤之所漸。庶幾乘白日以策景。畢天地而長淹。此亦希世之志也。先生之志也。與子從事乎。先生曰。長年却老。養練踵息。此僕

夙心所圖。顧爲之尚未有驗。若子之言。請俟他日。

公子曰。功用存乎一世。大業垂之後來。顯施於博視者。有盡詔示於方冊者。遐哉。故自名其說。學一先生之言。尚其貴崇誇汰。休垂遠聞。廣有所規。而况原本古始。紹詩書禮樂。援則明世。義存揚榘。緣飾藻純。單明潤追琢。其言也。皆敦用情質。忠信愿慤。章陳洪烈。純而無駁。是以刪述墳素。當而不讓。假擅何嫌。正色以抗。籍氏所守。

劉子集

卷七

三

三五以廷提。槩載辭。釋明旨。向筆所與裁。豈其有快。要歸百王。法由此創。此明聖之務。而緝業者之所尚。惟博瞻淹該。宏蔚湛亮。婉繹與嚴。慨激以儻密。致精理。物曲而暢。道術之所源。孰美而無當。故觀賢士之用心。與才諳之深廣。去誠不可得而測量也。且嘿而湛思。窮歷年歲。冥入幽藐。突研微選。悠乎目管。不可象類。吾見先生之盡精厲意。殫神苦形。欲一有所用之日。亦可概矣。當身之事。而不整齊之。以用勒成。詮次綏

誘敦誨尚安遷延退託徐之而有待乎先生曰夫猖恣竊擅此誕誣之爲誰也猥陋隘謏此繆愚之用罔也夸譎僞浮此喜名之騰騰也今不知而作者庸可禁乎而何取先聖之典滅裂之爲吾且更驅策才藝而徐收責於羣籍也

公子曰時者難值也隆化者不世遇也懷之乎置極而適不逢者豈所預哉今累載皞熙

列聖相繼紹黃虞之絕光脩夏子之所肄德厚洋溢滂涌芻醜沉漬決漸滲漉充塞誕彌方陞

劉子威集

卷七

五

宣耀華秋顯定成命祗崇宥密惠氣感暢森流蕩通紛紜武節迥遐凌劇罔阻幽闇昧而不浸淪孰舍生之倫而有未率故宇內蒸作孚格動植兆祥儲靈辰象流煥貞符休應罔不舄奕飛黃伏阜麟游於澤駢抵之獸九文之翽翽不亂羣儀而接跡雖復恭讓不遑罷進却獻抑止圖瑞不敢以薦然奇異填積餘珍騰羨充仞郊野翔涌畿甸匪創見而駭疑奚倣儻而矜眩顧休茲之盛美而猶勤勤懇懇恐至道之不臻羣生

之未繕故祗扣栗欽寅及逮晏麗靡徹御惟德是選覽納萬幾觀咨士彥是以圖書之府文學之圃睹踰絕於在昔記越成於往舊神懿和之穆風非篇籍之所究欲纂述厥文以垂諸後者無得而稱煌煌焉巍巍焉自有氏號以來迄於今而始遇故事有研於百代慮已出於五繇詢校飾以制成睨簡牘之爲陋謨訓庶其亮章迪顯服之並奏者艾羣儒故老英秀方爭效智能據畧衍務王造顛蹶騁扶輿驟改建告元討謀

劉子威集

卷七

五

輻輳是固嚮沸波駭桀舉高厲興起盡歸之會也豈終隱約玩世詭時遐遁掩抑而自蓋乎先生曰大明既昇

皇曆昭泰巨細畢庸洪仁無外走也雖才力駑鈍願隨于大夫之上計最也

劉子威集卷之七

劉子威集卷之八

長洲劉鳳子威撰

序

刻韓非子序

韓非子書學者多有之太史公悲其知說之難而不自免夫非之言則足以死而已尚安咎乎始非與李斯俱學斯自以爲不如斯顯於秦矣而求入焉一棲兩雄是將欲免乎哉且其言智術能法之士與重人者不兩存也可以寵過誣

劉子威集

卷八

者公法而誅之不可寵過誣者私劍而窮之斯者非重人耶非於立談間遂欲矯其情行而退之斯又安得不逞其憾而隱忍爲也故非者刻覈人也并其身而不顧其論進說者之情備幾俟上之所向而以吾說當之是愈疑主而不敢輕任吾說也可危也謂人主之左右舉非伯夷而與愚不肖論賢智是顯言樹怨羣臣而不自圖可危也謂人主所以馭臣當操法術如束濕如御奔可危也深言人主以所不任備所任所

劉子威集

卷八

使備者即所備也可危也謂君失一臣得百上下之間惟以先發爲務可危也夫察見至隱語及上之所諱皆可畏忌者而非盡之欲自全也難矣故率非之說使人主備臣下如嚴敵雖甚驕惰之上苟得聞之未有不懼者也懼則思思則不敢委其枋於下使專壅已足其庶乎哉故名法家言大抵能強主心而忍其下厚於猜而不敢自恃臣子之恩薄而疑畏之跡深有以刻而失之者矣未有以儒而蔽焉者也是名法之所長也今夫玉卮至貴也通而無當則不可以盛酒瓦甒之賤而不漏則人將安注漿哉故王道者玉卮也而不能如形名之易效者謂無當則不可徒貴也商中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日以興韓則徒託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然非者韓之孽子也而卒欲覆韓其不務維城抑何甚也鞅魏入也欺公子卬而虜之推是心也固吳起樂羊之

不若也其疑人主而自薄也術之敝若此何怪也惜不害書久逸故申子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二子者亦可以明名法之利害矣

刻管子序

夷吾相齊之烈孔子卑之若其書何不備論耶管氏少蓋學焉其所自負可知矣故與召忽言國之有吾三人如鼎足也者則豈肯輕死哉顧其相桓之業纔沒身而哀矣但不能致於王而已太史公所謂將順匡救殆因桓公力所及耶

劉威集

卷八

三

余觀其書言多似老子其張四維陳五法明時令脩政本因天用地規謀遠矣宙合之稱白心之篇地負辨水土之性敷禹之跡眇微之辨幽於鬼神此豈淺聞者可涉其埃哉夫三代之後君臣之契一則曰仲父一則曰將薦之先君不敢擅也非仲有以致之則何以尊禮如彼且內政其猶大公之治耶羣四民而就功軌里連鄉先王之制獨存焉土宜不任草地多穢以此爲國之大患宜其以區區之齊而匡王攘夷十二

諸侯莫敢不服爲五霸稱首者仲之書亦效矣哉第桓公不能盡用而嬖臣者乘之微仲其若之何今議者高談王畧然不能濟於萬一何者疎於法而驚於名遠其意而迂其術即可使談說就功而不可究於設施其有興利足用往往竊仲之餘而陽非之然其智益不仲之什一顧以漢鹽鐵之議獨弊其罪於仲是仲可罪也何歷世不能更耶其事功故不論即其文商周之舊也高深不可既而與義詭辭微稱則視諸子蓋莫古焉特所謂削方墨筆殆非一手而亡逸亦頗甚或不可通者豈當時語固然耶抑謬缺也唐房氏註蓋畧矣劉續義亦多隱顧可使久且愈失哉今時名高能文者或恣其才所近且易知者與名深言者爲罪命物者與實易吠聲者與形易獨文乎哉故能好之者非宏藻博精志古者孰能知所取裁然且非管氏意也尚安論焉

刻鬼谷子序

劉威集

卷八

四

夫世所謂陰謀者曰鬼谷子然余觀其書蓋自神其智以爲可以得事情見成敗固矣然其操術亦未有以大異也人之情闕拒而不外見必押闔而出之因其出而得所欲又以已押闔而納之言有出入開閉謀有陰陽取合倍反必周而密必隱而微乃可揣測形變摩合情類引鉤箝以爲樞機抵巇投間而用之勢若轉環莫知其所終始符於鬼神不知其所以發是爲塞窮匿端其大較若此而已至陰符七篇又似本老子其辭更淺近不類戰國語殆後人附托爲之耶且蘇張二君皆云出其門宜有雄辯詭辭寔冥荒忽越常度之外而皆無之今觀二君之馳說若墮喬嶽障洪河折砥柱蕩沃日月使夫侯王莫不自失委心而聽不敢有其社稷彼以舌舉雄於百萬之師天下靡然向風即沒世後游談者尚祖其意而論說何有於是書哉且當秦之說未合也出篋書習簡練苟其師固必稱焉班氏敘縱橫家亦列二子及龐煖兒良帶它而

不及此是可見矣及觀其詒二子書又若有其人者固當世隱君子乎彼且晦其身又焉有著說以自表顯哉若其書誠有之當班氏時亡後乃復出可耳獨其文一何衰甚高其名而淺其術是何以稱其爲鬼谷子哉余觀尹文鬻熊公孫龍諸子大類鬼谷皆好事者爲之也其視管氏書韓非呂覽相去何遠哉然自漢以後著論尤卑是書固不當爲六代父耶世愈降才愈下即假託且愈於彼況其親撫訓正辭書之削牘又庸可庶幾也或疑諸家註者不言非當時書何斷然著之夫書可僞也註烏有哉且皇甫謐陶弘景皆僞託也雖盡去之獨行是書亦求諸野之意也

刻商子序

善哉商君之法也利於國而不利於身故後世譏焉以爲身之不謀而況於國乎且以秦之速亡而歸咎於商君也嗚呼過矣夫商君之法云詩書禮樂善脩孝悌庶辨國以此十者治必削

至亡國無十者治必興至王以治治者亡以亂治者王刑九賞一者王刑七賞三者強刑五賞五者削生民者死之死民者生之能使生民死死民生貧者富富者貧常官者三是生蠹官者六行刑重其輕者輕者重者重者不來矣率是說也皆論治者之所駭也然施於國則使民服上之事如飲食饑渴趨死地如鶩計不旋踵而立征伐四克按兵坐甲天下已歛衽而朝爭割地爲懼覆亡之不暇此豈非法之效乎而盡以爲商君罪彼言仁義治者務反其所爲以廉讓揖遜則墾草之令不事而力耕疾關不用矣農習疑惰之心少民學之不休相與貴智而巧諛辟淫游食者衆而國貧兵弱納游談之邪說此六國所以亡於秦也獨非罪乎哉今言教化者則進之言法令者則退之言禮樂者則高之言功利者則卑之然欲整齊境內作新視聽民趨令如流水知必死而不敢不勉於是將安所出乎且五穀之可以養誰不云者然草木之滋可

劉子威集

卷八

七

以攻毒去疾其能舍之而以梁黍拯貼危之患乎將不能朝夕俟而欲優游冀其自愈又不然也即今天下之治少凌矣上下相蒙民不見德姦僞滋長若能稍脩商君之舊信必賞罰驅天下惰游之民盡歸之南畝務生穀之源禁其靡弊淫侈姦游亂法蕩滄什淳使人輕去其里而橫鶩道路者必服重譴則俗不將少靖乎且告姦之法行之尤失其意商君時而敢有妄訐者乎故靖民者非欲求其罪而罰之犯者知必不免而尚敢不畏未之有也民盡農舍此無以得饒而猶好末業未之有也故暫以富強之治馭凋詭之俗酌緩急之間去泰去甚與其轉餉千里縣官常患不足舉雍土所以藝移之被邊郡及內地不庸愈乎顧其事難爲功而沮之者不勝衆且首事之人多不免刻轢之法誠利國而不利身人安得不以鞅爲鑒哉余讀商子誠善其辭多先秦剏勁之氣以爲非鞅所自著則當其時記言者且霸政雖去王遠與衰亂不侔矣

劉子威集

卷八

八

執當立於韓非管氏之間而尤刻薄少恩故為傳其書使後來者法執之成功甚易而不克終者尚天道哉然誠利國家固當不可廢也

嚴君平老子指歸序

老子書註者無慮數十家獨河上公最著然莫古於嚴君平矣君平生元成間與楊子雲同時蓋隱於卜筮其術道高貌才智淵蔚辨計微遠持論悠暢幾識洞變藏往知來與鬼神謀陰陽為使其為旨與老氏無間故因其篇章以發歸

劉威集

卷八

九

趣以為道本於無無無之無是生於無未始之始是為太始體既無矣不得不虛既未有始莫之端倪惟無倪也故能周遍虛之極也復何所窮故原物之生始惟至柔柔者生之端剛者生之魄其莫也勢之充滿必始於虛柔為之本不失其初故天道下降地道居卑川冲谷虛澤納藪萃王公執謙能下為貴以卑為高以後為先去泰去矜知雄守雌以是為國以是為身禍之所去福之所存綿綿不絕為天下正重

劉威集

卷八

十

柱下原於道德關尹書之類遂為玄談之宗然其所述皆老之支流非其全體老氏豈虞其至是哉即六藝固有盜以為亂階者莊叟固云古之博大真人哉而自著其道未嘗附之今欲與列莊為一顧且未可而況彼諸家者自為解也毫釐千里而何以訓詁為哉抑君平之書則大有類司馬季主者矣蓋皆懷道不仕敦黃丘園上述天道下紀地理中極人事究觀遠古覽窮後世勿盡物情包洞幽晦識記未形與能凡庶